

文学经典系列

Lu Xun *Twice Tongue English*

鲁迅 杂文经典全集

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

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

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弄来补足十景图而已。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杂文经典全集 / 鲁迅著.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3.2

(文学经典系列)

ISBN 978-7-5484-1220-5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杂文—全集
IV. ①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15449号

书 名: 鲁迅杂文经典全集

作 者: 鲁 迅 著
责任编辑: 曲 宁 王洪启
特约编辑: 李异鸣 杨 肖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韦木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349号3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7.5 字数: 410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1220-5
定 价: 33.0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文艺的大众化

（代序）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什么谓之“有益”，非在本问题范围之内，这里且不论。

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懂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①。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

因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所以我想，只能如此。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识字，目下通行的

^① 劳什子，北方方言，指物件。有轻蔑、厌恶的意思。

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

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需]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鲁迅

一九三〇年三月

目
录

坟 题记 ... 3

我之节烈观 ... 5

论照相之类 ... 13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 19

未有天才之前 ... 22

论“他妈的！” ... 25

从胡须说到牙齿 ... 28

坚壁清野主义 ... 35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 39

热风 随感录二十五 ... 49

随感录三十三 ... 50

随感录三十六 ... 54

随感录三十七 ... 55

随感录三十八 ... 56

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 ... 59

随感录五十八 人心很古 ... 61

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 ... 62

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 ... 63

随感录六十三 “与幼者” ... 64

随感录六十四 有无相通 ... 65

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 66

所谓“国学” ... 67

即小见大 ... 69





华盖集

咬文嚼字（一至二） ... 73

论辩的魂灵 ... 74

北京通信 ... 76

并非闲话 ... 79

补白 ... 82

并非闲话（二） ... 88

并非闲话（三） ... 91

华盖集续编

小引 ... 99

无花的蔷薇 ... 100

无花的蔷薇之二 ... 104

“死地” ... 107

空谈 ... 109

无花的蔷薇之三 ... 112

新的蔷薇 ... 115

马上日记 ... 117

马上日记之二 ... 126

而已集

题辞 ... 133

黄花节的杂感 ... 134

革命时代的文学 ... 136

读书杂谈 ... 141

扣丝杂感 ... 146

新时代的放债法 ... 151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 153

卢梭和胃口 ... 166

文艺和革命 ... 169

拟豫言 ... 170

三
闲
集

匪笔三篇 ... 175

某笔两篇 ... 177

无声的中国 ... 179

“醉眼”中的朦胧 ... 183

革命咖啡店 ... 187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 188

柔石作《二月》小引 ... 190

流氓的变迁 ... 191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 192

书籍和财色 ... 193

二
心
集

序言 ... 197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 199

习惯与改革 ... 213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 215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 219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 221

上海文艺之一瞥 ... 222

以脚报国 ... 232

新的“女将” ... 234

宣传与做戏 ... 235



知难行难 ... 236
“友邦惊诧”论 ... 238
答北斗杂志社问 ... 240
风 马 牛 ... 241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 243
“智识劳动者”万岁 ... 244

南腔北调集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 249

谈金圣叹 ... 252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 253

又论“第三种人” ... 257

偶成 ... 261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 263
真假堂·吉诃德 ... 264

伪自由书

观斗 ... 269

电的利弊 ... 270

颂萧 ... 271

从讽刺到幽默 ... 272

文学上的折扣 ... 273

中国人的生命圈 ... 275

“以夷制夷” ... 276

新药 ... 278

“多难之月” ... 279

推背图 ... 281





大观园的人才 ... 282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 284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 285
王化 ... 286
保留 ... 288
“有名无实”的反驳 ... 289
不求甚解 ... 291

准
风
月
谈

“吃白相饭” ... 295
豪语的折扣 ... 296
踢 ... 297
“揩油” ... 298
各种捐班 ... 300

四库全书珍本 ... 301
“中国文坛的悲观” ... 302
帮闲法发隐 ... 303
登龙术拾遗 ... 305
由聋而哑 ... 306
男人的进化 ... 307
礼 ... 309
看变戏法 ... 311
双十怀古 ... 312
重三感旧 ... 316
“滑稽”例解 ... 318
外国也有 ... 319

序言 ... 325

运命 ... 327

女人未必多说谎 ... 329

“京派”与“海派” ... 330

论秦理斋夫人事 ... 331

古人并不纯厚 ... 332

洋服的没落 ... 334

朋友 ... 335

清明时节 ... 336

推己及人 ... 338

读几本书 ... 339

一思而行 ... 341

“此生或彼生” ... 342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 343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 346

看书琐记 ... 348

中秋二愿 ... 349

考场三丑 ... 351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 352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 354

骂杀与捧杀 ... 355

序言 ... 359

运命 ... 360

儒术 ... 362

论俗人应避雅人 ... 365

中国语文的新生 ...	367
答《戏》周刊编者信 ...	368
书的还魂和赶造 ...	375
人生识字糊涂始 ...	376
隐士 ...	378
论讽刺 ...	380
几乎无事的悲剧 ...	382
“文人相轻” ...	384
再论“文人相轻” ...	385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	387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	390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	392
“题未定”草（一至三） ...	395
从帮忙到扯淡 ...	402
文坛三户 ...	403

名字 ...	409
《绛洞花主》小引 ...	410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	411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	413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证 ...	419

附录 ...	421
--------	-----

后记 ...	426
--------	-----



坟



鲁迅杂文经典全集



题 记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①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②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③，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

①《河南》，初为月刊，后不定期出版，我国留日学生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于东京创办。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后至辛亥革命期间，我国留日学生出版了许多书报，进行各种反清的革命活动。其中有十多种杂志以各省留日同乡会或各省留日同人的名义出版，内容偏重于有关各省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和科学的宣传，《河南》就是其中的一种。

②《民报》，初为月刊，后不定期出版，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内容主要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自一九〇六年八月第六号起由章太炎主编。这里说的受《民报》的影响，即指受章太炎的影响。

③“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比喻知道自己以前不对，语出《淮南子·原道训》。

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①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②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蹊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再进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鲁迅记于厦门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风之夜

① “君子之徒”和下文的所谓“正人君子”，指当时的现代评论派。作者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曾不断发表文章，对这个刊物的反动言论进行斗争，揭穿了这派人物的假面目和反动本质。

② 木皮道人，应作木皮散人，是明代遗民贾凫西的别号。这里所引的话，见于他所著的《木皮散人鼓词》。鲁迅在这里借用“软刀子”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反动言论。

我之节烈观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①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②！

①灵学派，当时的一个文学派别，提倡迷信与复古。

②“表彰节烈”，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凯颁布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章等奖励；直到“五四”前后，报刊上还常登有颂扬“节妇”、“烈女”的纪事和诗文。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①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

^①君政复古时代，指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期。